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Life on a strip : essayism and e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renz, J.

Citation

Krenz, J. (2018, May 15). *Life on a strip : essayism and e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62213>

Version: Not Applicable (or Unknown)

License: [Licenc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clusion of doctoral thesi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62213>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Cover Page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handle <http://hdl.handle.net/1887/62088> holds various files of this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Author: Krenz, Joanna

Title: Life on a strip : essayism and e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Date: 2018-05-15

Appendices

Appendix A: Originals of Poetry by Wang Jiabin, Wang Xiaoni, Bei Dao and Zhai Yongming

Appendix A contains the originals of the four poems that are discussed the most extensively in the present work: Wang Jiabin's "London Essays" (伦敦随笔), Wang Xiaoni's "Becoming a Poet Anew" (重新做一个诗人), Bei Dao's "Local Accent" (乡音), and Zhai Yongming's "The Café Song" (咖啡馆之歌).

王家新

《伦敦随笔》

1

离开伦敦两年了，雾渐渐消散
桅杆升起：大本钟摇曳着
在一个隔世的港口呈现……
犹如归来的奥德修斯在山上回望
你是否看清了风暴中的航程？
是否听见了那只在船后追逐的鸥鸟
仍在执意地与你为伴？

2

无可阻止的怀乡病，
在那里你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
在那里一头畜牲，
它或许就是《离骚》中的那匹马
在你前往的躯体里却扭过头来，
它嘶鸣着，要回头去够
那泥泞的乡土……

3

唐人街一拐通向索何红灯区，
在那里淹死了多少异乡人。
第一次从那里经过时你目不斜视，
像一个把自己绑在桅杆上

抵抗着塞壬诱惑的奥德修斯，
现在你后悔了：为什么不深入进去
如同有如神助的但丁？

4

英格兰恶劣的冬天：雾在窗口
在你的衣领和书页间到处呼吸，
犹如来自地狱的潮气；
它造就了狄更斯阴郁的笔触，
造就了上一个世纪的肺炎，
它造就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死
——当它再一次袭来，
你闻到了由一只绝望的手
拧开的煤气。

5

接受另一种语言的改造，
在梦中做客神使鬼差，
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包饺子。

带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
在移民局里排长队，直到叫起你的号
这才想起一个重大的问题：
怎样把自己从窗口翻译过去？

6

再一次，择一个临窗的位置
在莎士比亚酒馆坐下；
你是在看那满街的旅游者
和玩具似的红色双层巴士
还是在想人类存在的理由？
而这是否就是你：一个穿过暴风雨的李尔王
从最深的恐惧中产生了爱
——人类理应存在下去，
红色双层巴士理应从海啸中开来，
莎士比亚理应在贫困中写诗，
同样，对面的商贩理应继续他的叫卖……

7

狄更斯阴郁的伦敦。
在那里雪从你的诗中开始，
祖国从你的诗中开始；
在那里你遇上一个人，又永远失去她

在那里一曲咖啡馆之歌
也是绝望者之歌；
在那里你无可阻止地看着她离去，
为了从你的诗中
升起一场百年不遇的雪……

8

在那里她一会儿是火
一会儿是冰；在那里她从不读你的诗
却屡屡出现在梦中的圣咏队里；
在那里你忘了她和你一样是个中国人
当她的指甲疯狂地陷入一场爵士乐的肉里。
在那里她一顺手就从你的烟盒里摸烟，
但在侧身望你的一瞬
却是个真正的天使。
在那里她说是出去打电话，而把你
扔在一个永远空荡的酒吧里。
在那里她死于一场车祸，
而你决不相信。但现在你有点颤抖
你在北京的护城河里放下了
一只小小的空火柴盒，
作为一个永不到达的葬礼。

9

隐晦的后花园——
在那里你的头发
和经霜的、飘拂的芦苇一起变白，
在那里你在冬天来后才开始呼吸；
在那里你遥望的眼睛
朝向永不完成。
冥冥中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你知道送牛奶的来了，同时他在门口
放下了一张帐单。

10

在那里她同时爱上了你
和你的同屋人的英国狗，
她亲起狗来比亲你还亲；
在那里她溜着狗在公园里奔跑，
在下午变幻的光中出没，
在起伏的草场和橡树间尽情地追逐……
那才是天底下最自由的精灵，
那才是真正的一对。

而你楞在那里，显得有点多余；
你也可以摇动记忆中的尾巴
但就是无法变成一条英国狗。

11

在那里母语即是祖国，
你没有别的祖国。
在那里你在地狱里修剪花枝
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
在那里每一首诗都是最后一首
直到你从中绊倒于
那曾绊倒了老杜甫的石头……

12

现在你看清了
那个仍在伦敦西区行走的中国人：
透过玫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
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
而在地下厨房的砍剁声中，却又想起
久已忘怀的《资本论》；
家书频频往来，互赠虚假的消息，
直到在一阵大汗中醒来
想起自己是谁……

你看到了这一切。
一个中国人，一个天空深处的行者
仍行走在伦敦西区。

13

需要多久才能从死者中醒来
需要多久才能走出那迷宫似的地铁，
需要多久才能学会放弃，
需要多久，才能将那郁积不散的雾
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化为雨？

14

威严的帝国拱门。
当彤云迸裂，是众天使下凡
为了一次审判？
还是在一道明亮的光线中
石雕正带着大地无声地上升？
你要忍受这一切。
你要去获得一个人临死前的视力。

直到建筑纷纷倒塌，而你听到
从《大教堂谋杀案》中
传来的歌声……

15

临别前你不必向谁告别，
但一定要到那浓雾中的美术馆
在凡高的向日葵前再坐一会儿；
你会再次惊异人类所创造的金黄亮色，
你明白了一个人的痛苦足以照亮
一个阴暗的大厅，
甚至注定会照亮你的未来……

(Wang Jiaxin 2013: 35-42)

王小妮

《重新做一个诗人》

在一个世纪最短的末尾
大地弹跳着
人类忙得像树间的猴子。

而我的两只手
闲置在中国的空中。
桌面和风
都是质地纯白的好纸。
我让我的意义
只发生在我的家里。

淘洗白米的时候
米浆像奶滴在我的纸上。
瓜类为新生出手指
而惊叫。
窗外，阳光带着刀伤
天堂走慢冷雪。

每天从走到晚
紧闭家门。
把太阳悬在我需要的角度
有人说，这城里
住了一个不工作的人。

关紧四壁
世界在两小片玻璃之间自燃。
沉默的蝴蝶四处翻飞
万物在不知不觉中泄露。
我预知四周最微小的风吹草动
不用眼睛。
不用手。
不用耳朵。

每天只写几个字
像刀
划开橘子细密喷涌的汁水。
让一层层蓝光
进入从未描述的世界。

没人看见我
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
我在这城里
无声地做一个诗人。

1995. 6. 深圳

(Wang Xiaoni 2010)

北岛

《乡音》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Bei Dao 2011: 54)

翟永明

《咖啡馆之歌》

1. 下午

忧郁 缠绵的咖啡馆
在第五大道
转角的街头路灯下
小小的铁门

依窗而坐
慢慢啜饮秃头老板的黑咖啡
“多少人走过
上班、回家、不被人留意”

我们在讨论乏味的爱情
“昨天 我愿
回到昨天”
一支怀旧的歌曲飘来飘去

咖啡和真理在他喉中堆积
顾不上清理
舌头变换
晦涩的词藻在房间来回滚动

像进攻的命令
越滚越大的许多男人的名字
像骇人的课堂上的刻板公式
令我生畏

他侧耳交颈俯身于她
谈着伟大的冒险和奥秘的事物
“哭者逊于笑者……
我们继续行动……”

接着是沉默
接着是又一对夫妇入座
他们来自外州 过惯萎靡不振的
田园生活

“本可成为
一流角色 如今只是
好色之徒的他毛发渐疏”

我低头啜饮咖啡

酒精和变换的交谈者
消磨无精打采的下午
 我一再思索
 哪些问题？

你还在谈着你那天堂般的社区
 你的儿女
 高尚的职业
以及你那纯正的当地口音

暮色摇曳 烛光撩人
收音机播出吵死人的音乐：
 “外乡人……
 外乡人……”

2. 晚上

烛光摇曳
金属壳喇叭在舞厅两边
聒噪 好像乐池鼓出来的
 两块颧骨

雪白的纯黑的晚礼服……
邻座的美女摄人心魄
 如雨秋波
 洒向他情爱交织的注视

没人注意到一张临时餐桌
 三男两女
 幽灵般镇定
讨论着自己的区域性话题

我在追忆
北极圈里的中国餐馆
有人插话：“我的妻子在念
 国际金融”

出没于各色清洁之躯中的
 严肃话题
 如变质啤酒
泛起心酸的、失望的颜色

“上哪儿找
一张固定的床?”
带着所有虚无的思考
他严峻的脸落在黑暗的深处

我在细数
满手老茧的掌中纹路带来
预先的幸福
“这是我们共同的症候。”

品尝一杯神秘配制的甜酒
与你共舞
我的身体
展开那将要凋谢的花朵

自言自语：
“拿走吧！
快拿走世上的一切！
像死亡 拿得多么干净。”

3. 凌晨

因此男人
用他老一套的赌金在赌
妙龄少女的
新鲜嘴唇 这世界已不再新

凌晨三点
窃贼在自由地行动
邻座的美女已站起身说：
“餐馆打烊”

他站起身
猛扑上去把一切结束
收音机里
还在播放吵死人的音乐

玻璃的表面
制止了我们徒劳的争执
那个妻子
穿着像奶油般动人细腻

我在追忆
七二年的一家破烂旅馆
我站在绣满中国瓢虫的旧窗帘下
抹上口红

不久我们走出人类的大门
天堂在沉睡
我已习惯
与某些人一同步入地狱

“情网恢恢
穿过晚年还能看到什么？”
用光了的爱
在节日里如货轮般浮来浮去

一点点老去
几个朋友
住在偏僻闲散的小乡镇
他们惯于呼我的小名

发动引擎
一伙人比死亡还着急
我在追忆
西北偏北一个破旧的国家

雨在下，你私下对我说：
“去我家？
还是回你家？”
汽车穿过曼哈顿城

1993 年

(Zhai 2015: 88-94)

Appendix B: “Deathfugue” in German, English and Chinese

Appendix B includes the German original of Paul Celan’s “Deathfugue”, Michael Hamburger’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Wang Jiaxin and Rui Hu’s, Bei Dao’s, and Yi Sha’s Chinese translations.

Todesfuge

– by *Paul Celan*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sie abends
wir trinken sie mittags und morgens wir trinken sie nacht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wir schaufeln ein Grab in den Lüften da liegt man nicht eng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der schreibt
der schreibt wenn es dunkelt nach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er schreibt es und tritt vor das Haus und es blitzen die Sterne er pfeift seine Rüden herbei
er pfeift seine Juden hervor läßt schaufeln ein Grab in der Erde
er befiehlt uns spielt auf nun zum Tanz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dich nachts
wir trinken dich morgens und mittags wir trinken dich abend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der schreibt
der schreibt wenn es dunkelt nach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 wir schaufeln ein Grab in den Lüften da liegt man nicht eng

Er ruft stecht tiefer ins Erdreich ihr einen ihr andern singet und spielt
er greift nach dem Eisen im Gurt er schwingts seine Augen sind blau
stecht tiefer die Spaten ihr einen ihr andern spielt weiter zum Tanz auf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dich nachts
wir trinken dich mittags und morgens wir trinken dich abend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 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Er ruft spielt süßer den Tod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er ruft streicht dunkler die Geigen dann steigt ihr als Rauch in die Luft
dann habt ihr ein Grab in den Wolken da liegt man nicht eng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dich nachts
wir trinken dich mittags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wir trinken dich abends und morgen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sein Auge ist blau
er trifft dich mit bleierner Kugel er trifft dich genau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er hetzt seine Rüden auf uns er schenkt uns ein Grab in der Luft
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und träumet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

(Celan 2002: 30-32)

Death Fugue

–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mburger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it at sundown
we drink it at noon in the morning we drink it at night
we drink and we drink it
we dig a grave in the breezes there one lies unconfined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he plays with the serpents he writes
he writes when dusk falls to Germany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e
he writes it and steps out of doors and the stars are flashing he whistles his pack out
he whistles his Jews out in earth has them dig for a grave
he commands us strike up for the dance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you at night
we drink in the morning at noon we drink you at sundown
we drink and we drink you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he plays with the serpents he writes
he writes when dusk falls to Germany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e
your ashen hair Shulamith we dig a grave in the breezes there one lies unconfined.

He calls out jab deeper into the earth you lot you others sing now and play
he grabs at the iron in his belt he waves it his eyes are blue
jab deeper you lot with your spades you others play on for the dance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you at night
we drink you at noon in the morning we drink you at sundown
we drink you and we drink you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e
your ashen hair Shulamith he plays with the serpents

He calls out more sweetly play death death is a master from Germany
he calls out more darkly now stroke your strings then as smoke you will rise into air
then a grave you will have in the clouds there one lies unconfined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you at night
we drink you at noon death is a master from Germany
we drink you at sundown and in the morning we drink and we drink you
death is a master from Germany his eyes are blue
he strikes you with leaden bullets his aim is true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e
he sets his pack on to us he grants us a grave in the air
he plays with the serpents and daydreams death is a master from Germany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e
your ashen hair Shulamith

(Celan 2002: 31-33)

《死亡赋格》

王家新、芮虎 译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在正午喝在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他的蛇他书写
他写着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
 玛格丽特
他写着步出门外而群星照耀着他
他打着呼哨就唤出他的狼狗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犹太人在地上让他们掘个坟墓
他命令我们开始表演跳舞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早上喝在正午喝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住在屋子里的男人他玩着蟒蛇他书写
他写着黄昏降临到德国他的金色头发呀
 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我们在风中
 掘个坟墓在那里不拥挤

他叫道到地里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你们另一些
现在唱呀表演呀
他抓去腰带上的枪他挥舞着它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用你们的铁锹你们另一些
继续给我跳舞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正午喝我们在早上喝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你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他玩着蛇

他叫道更甜蜜地和死亡玩吧死亡是从德国来的大师
他叫道更低沉一些现在拉你们的琴尔后你们就会
化为烟雾升在空中
尔后在云彩里你们就有一个坟你们不拥挤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正午喝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我们在傍晚喝我们在早上喝我们喝你
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他用子弹射你他射得很准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他派出他的狼狗扑向我们他赠给我们一个空中的坟墓
他玩着蛇做着美梦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Wang Jiaxin 2008: 34-36)

《死亡赋格》

北岛 译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
他吹口哨召回猎犬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中午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他高叫把地挖深些你们这伙你们那帮演唱
他抓住腰中手枪他挥舞他眼睛是蓝的
挖得深些你们这伙用锹你们那帮继续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他玩蛇

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高叫你们把琴拉得更暗些你们就像烟升向天空
你们就在云中有一个坟墓躺着挺宽敞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Bei Dao 2011: 349-351)

《死亡赋格曲》

伊沙、老 G 译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它在中午和早晨我们喝它在夜里

我们喝，我们喝
我们用铲子在空中挖出墓穴在那里你躺下不会觉得太窄
一个男人呆在屋子里玩他的毒蛇，写信
他写道：黑暗正在降临德意志，你的金发的玛格丽特
他写信，然后走出门去，满天繁星闪烁，他吹口哨叫他的猎犬回窝
他吹口哨他的犹太人便站成一排用铲子在地面上挖墓穴
他命令我们开始奏乐为舞会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你
我们喝你在早晨和中午我们喝你在夜里
我们喝，我们喝
一个男人呆在屋子里玩他的毒蛇，写信
他写道：黑暗正在降临德意志，你的金发的玛格丽特
你的灰发的舒拉密丝我们用铲子在天空中挖墓穴你躺下不会觉得太窄

他大声叫道：把地球戳得更深些吧，你还有许多活儿在那儿其他人唱起来并演奏
他抓住他腰带里的棒子摇摆着他的眼睛是那么蓝
把你们的锹戳得更深些你们在那儿还有许多活儿其他人继续为舞会演奏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你
我们喝你在中午和早晨我们喝你在夜里
我们喝，我们喝
一个男人呆在屋子里你的金发的玛格丽特
你的灰发的舒拉密丝他玩他的毒蛇

他大声叫道：把死亡演绎得更甜美些吧，死神是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大师
他大声叫道：你们把弦乐器奏得更忧郁些吧，你们就会升起来然后像烟飘向天空
然后你们就会拥有墓穴在云里你们躺着不会觉得太窄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你
我们喝你在中午死神是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大师
我们喝你在夜里和早晨我们喝我们喝
死神是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他射杀你用装满铅弹的枪对准你射得很准
一个男人呆在屋子里你的金发的玛格丽特
他放他的猎犬咬我们授予我们一片天空中的墓地
他玩他的毒蛇白日做梦死神是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大师

金发的玛格丽特
灰发的舒拉密丝

(Yi Sha & Lao G: 6-7)